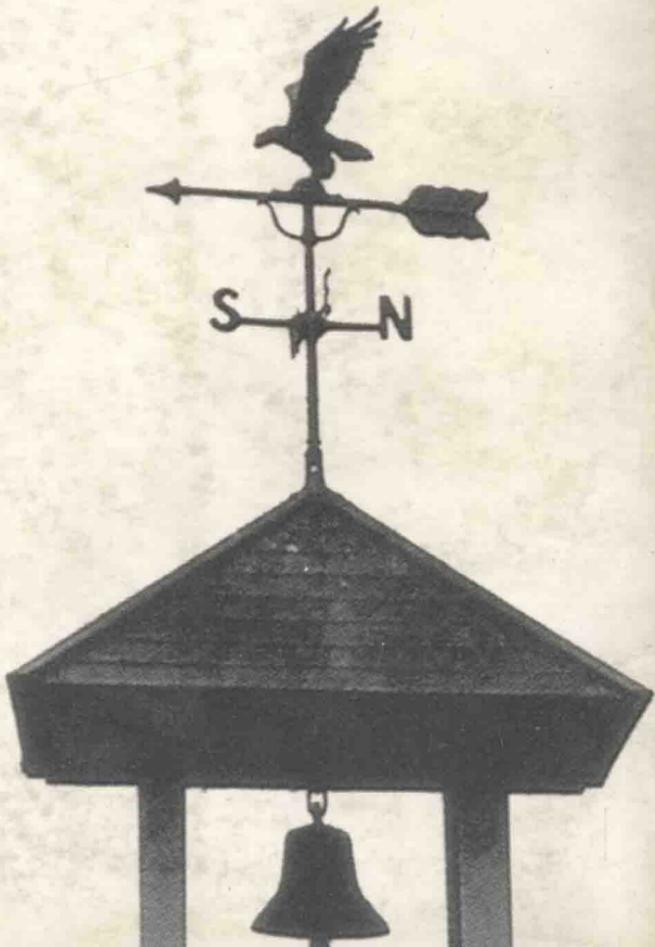


周志文著

在我們的時代



在我們的時代

周志文著

三 民 叢 刊 10

三民書局印行

在我們的時代／周志文著--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79
面； 公分--(三民叢刊;10)
ISBN 957-14-0089-0(平裝)

1.論叢與雜著-民國67- (1978-)
078

◎在我們的時代

著者 周志文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

編號 S 85200

基本定價 肆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在我們的時代
三民書局
編號 S 85200

代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0089-0(平裝)

自序

應邀為中時晚報寫評論短文，是從七十七年十月開始的，從此之後，除了偶爾外出，大致維持每周兩篇的作業進度。開始寫作時，不習慣在極有限的字數間把一個問題談清楚，常常把有限的字數用完了，文章還沒進入主題呢，這個問題，後來慢慢能解決了。當然，在「技術上」給我最大幫助的，是起初的總主筆俞國基先生，他不但常與我討論寫作的內容，給我建議，而且有些「嚴刑逼供」似地要求每周交出兩篇來。後來林聖芬先生擔任總主筆，對我就十分客氣，由於家裏裝了傳真機的緣故，便沒有派人取稿時那種緊張氣氛，而自己寫作，也大致進入情況，控制時間，也頗得餘裕了。

兩年以來，世界局勢變動之快，令人目不暇給，但有時因為太快了，反而使人在不知如何應付的情況之下，昏然欲睡。適度的刺激，也許令人興奮，過度的刺激，卻也令人疲憊、倦怠，我的一位朋友說，什麼新鮮事都不稀奇，因為歷史上都發生過了。熟讀歷史的人，有

·代時的們我在·

時確實可以把紛亂的世事，歸納成幾條明白的公式，譬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類的。

但要怎樣地分、怎樣的合呢？或者要經歷多久才分、經歷多久才合呢？恐怕再高明的歷史學家也無法精確地告訴我們了。就以去年冬天東歐各國的民主改革運動來說吧，其規模之大、速度之快，絕對超過所有人的想像，波蘭的團結工聯主政，逼得四十年來唯一的執政共產黨成為國會的在野者，共黨頭子賈魯塞斯基雖保住了總統的名義，但一無實權，這個華沙公約集團的核心國家首先在兵不血刃的狀態下易幟了；其後的東德，改革的步調較之波蘭更為激烈，他推倒了象徵東西壁壘的柏林圍牆，允許人民自由進出，並採取積極的步調，促進與西德統一。匈牙利、捷克更不後人，不但相繼把共產黨趕下政壇，並且把國名中的共產社會主義標誌取下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也隨之進入另一個新的時代。最令人驚訝的是：孤絕地面對亞得利亞海在巴爾幹半島一隅的阿爾巴尼亞，這個曾是世界上最封閉、最教條、最迷信毛澤東革命理論的小國，也在民主與自由的薰風下，逐漸覺醒，正朝向開放、改革之路邁進。

在這個迅速、全面的變局中最可貴的是過程，除了羅馬尼亞在推翻西奧塞古時發生過不幸的流血事件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刻再見到血跡，再聽到槍響，似乎在廣場一陣旌旗飛舞，羣眾的一陣呼號過後，一個新時代便悄然來臨，一場攸關國家尊嚴，生民幸福

的政治革命便告完成。

與東歐的人民比較，中國人就顯得格外的不幸了。遠的不說，就在東歐各國進行民主改革不到半年之前，天安門前聚集著上百萬的學生和民眾，揮動著旗幟，高唱著歌曲，所要求的，僅僅是在既有體制內的一些小小的改變而已。有時看來，世上再也沒有人比大陸民眾更迂闊而不切實際了，百萬人的熱烈集會，其目的只不過是抗議一張報紙的一篇社論，說來真是好笑。可是六四之前，大陸人民——至少北京地區人民的血液沸騰了，經過四十年的酷冷，這是第一次熱了起來，而且是自發的。去年五四前後，我在北京待了十多天，那時北京全城籠罩在一片焦急的期待之中，每個人都興奮得有些恍惚，即使是一個遲鈍的人也可以在他們眼神中看出，中國的未來已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但這個好不容易燃燒起來的希望隨即被坦克和機槍制止，在強大的壓力下，大陸很快地又恢復了死寂。今年四月初，我再臨大陸，那邊又成了嚴密控制得滴水不漏的社會，人們以輕輕的耳語、迅速的眼神傳遞消息，消息的內容不外是：小心你周圍的人。

為什麼一個在長期的痛苦中所累積、凝聚的希望是如此容易渙散、破滅！眼看東歐人民站起來了，蘇聯人民也站起來了，中國人只硬了一下子便倒了下去，這一倒，又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重新地站起來，學習挺起腰板，直著頸頤，做一個軒昂而自信的人。

我們常喟嘆大陸政權的腐敗，大陸人民的缺乏見識，但在海峽這一邊的中國人，卻也光彩不到那裏去。臺灣累積了極大的財富，卻不知道怎麼過起碼的日子，就像一艘動力驚人的船，既沒有高明的舵手，又缺少一心一德的船員，這艘設備新穎的船頂多只能在原地打轉罷了。如果只是打轉，那也就算了，但臺灣人對自己困窘的遭遇，大多渾然不覺。我們常指責國際社會對我們不公平，但我們似乎從來不關心國際正義；我們雖自詡為全中國的政府，但對全體中國人的苦難，我們並不留意，我們只想利用機會，在國際社會賺一點錢，當然大陸開放了，我們不妨也去賺一點錢，至於賺了錢以後要過那一種有價值的生活，我們並不去想他。整體而言，臺灣缺少智慧，在道義方面，臺灣缺少勇氣。

臺灣不是沒有優點，臺灣社會事實上聚集了不少人才，但彼此之間缺少凝聚力將這些個人的才幹匯聚成整體的智慧，這確實是極為可惜的。在臺灣的中國人可以自豪地對全世界說，臺灣是最不需要爭取自由的地方，因為這裏的人享有太多的自由，包括可以揚棄道義和規則。

面對這個隨時在變化的世界，讀報已是複雜的事，更不用說要去批評它。很難將心智保持在絕對清明的狀態，因為現實和理想經常呈現矛盾和衝突。在我們的時代，希望很容易幻

•序自•

滅，但在一段沮喪過後，逃逸了的希望又常常不期然地像雨後的彩虹一般的在遠方出現。兩年來，寫下的文字，已經可以成書了。這些文章因為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寫成的，所以推理也許不夠縝密，文字有時也不夠順暢，批評或敘述的對象不同，也會影響到文字風格的不盡統一，但這都不是頂重要的事，重要的是，這一些發生在不久之前的事，曾令我們一同歡樂、悲哀或感動。

取名「在我們的時代」，不單爲了切合題旨，也是爲了紀念少年時讀過的一本海明威同名的小說。在我們的時代，還是存有一些值得珍視的記憶的。

七九年六月十四日凌晨

在我們的時代 目次

一	一	三	五	七	九	二	三	五	三	二	九	三	五	一
臺灣經驗	他是我們的兄弟	誰救文化雜誌？	商務考察不必聯想太多	黑潮	富裕與尊嚴	怎可教人逃稅	抄襲教授	開放	無法躲避的洪流	自序				

一九

三

100

一五

七

二九

三

三

三五

十一

三九

四

四

四

四

拯救灰鯨特具意義

張揚孝道的財稅政策

附
社會失序
老兵看不慣

開國啓運書

見青蕙留成文台筆

夾筆約四度空間

文化復興節

臺大，恭喜！

裸舞鬧劇落幕了

〔附〕許曉丹贏了，誰輸了？

增加學生就夠了？

銅像搬家

無尾熊與文字獄

公園就是公園

• 次目 •

吾語愚吳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國思爲何曉課

載舟與覆舟之間

拯救亞美尼亞

再論「拯救亞美尼亞」

〔附〕救助亞美尼亞、不分東南西北
〔附〕中華民國在那裏？

雙面的天主

迎咫尺天涯的訪客

黑官與明牌

砲火聲中的民主

英雄人物的褪色

臺北的天空

思凡的凡思

民意代表公害

大學生玩股票

合
一不歡喜的歡喜錢

海豚與灰鯨

個人行爲何必連坐？

魔鬼終結者

偏離主題的宗教活動

下葬的神話與夢魘

掃陰歷史影

言債與遺債

附償還美債博取美名

爲亞洲說話

高麗聯隊

監察權的調査

立石院

國朝同月

教育大餅如何分

• 次目 •

二〇九 再談國旗問題

二一〇 這下可真按錯鈴了

二一一 喝采之餘

二一二 最大的國旗

二二三 「我有話要說」

二二四 另一個天安門事件

二二五 民無信不立

二二六 開放三十年代文學

二二七 大陸民主運動新契機

二二八 中共應速與學生對話

二二九 「痛心疾首！」

二三〇 不要以內鬭作總結

二三一 有望於李煥者

二三二 變質的自「利」救濟

二三三 論政府的強勢反應

• 代時的們我在 •

一三九 一三三 一四三 一四七 一五五 一五九 一六三 一七七 一八一 一九一 一九五 一九九 一七七 一七一 一六七 一六一 一五七 一五一 一四七 一四一 一三七 一三一

誰值得降半旗

看兩家電臺的「內鬭」

論方勵之

論開放史料

街頭的「大學法」

朱高正的眼淚

混淆與清明

「有條件的」喪權辱國？

人類共通的語言

有信心的邵玉銘

格瑞納達模式

確定違規之後

阻止慾望街車

談高玉樹的「房事」

僞裝的愛心

· 次目 ·

二九	父親與情人
二八	自動退職的催化劑
二七	錢穆要搬家了
二六	沒看見並非不存在
二五	公職不再吃香
二四	細讀侯德健
二三	楊波案
二二	荒謬的第三國
二一	大氣候決定小氣候
二〇	百日後
一九	悼余登發先生
一八	主辦亞運出爾反爾
一七	賀「民陣」成立
一六	楊洋與楊波
一五	毛高文在那裏？

• 代時的們我在 •

一九	布拉格的秋天
二〇一	丹青不知老將至
二〇三	生日快樂
二〇五	格局與氣象
二〇七	弱勢的正義
二〇九	病毒肆虐後
三一	「人民共和國」
三三	冠蓋滿京華
三五	尼克森的談話
三七	可悲的「民族自尊」
三九	暴民式的民主
三一	你辦事 我放心
三三	「更好」？
三五	牆的故事
三七	橫植的花朶

· 次目 ·

三元	一點靈明
三一	偏見與評鑑
三三	假如尤清落選了
三五	「我是美國人」
三七	只要根還在
三九	接見白省三
三一	沙卡洛夫
三三	國際正義
三五	希奧塞古
三七	死與生
三九	走出烏托邦
五一	哀諾瑞加
三三	清白先生在那裏？
三五	「多黨合作」
三七	評北京的解嚴